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研究

龙美艳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邮编 410082)

摘要: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是汉语方言语音系统中一个普遍的音变现象, 有不少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写、分析和解释, 同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但是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还不够, 很多问题急需科学地规范, 以及深入地研究。本文就汉语方言中存在的这一现象的研究状况进行全面的总结, 并以湖南古丈方言为研究材料, 进行现象描写, 并加以语音实验的证据, 试图对着这种音变现象进行定性, 为汉语语音音变的研究提供参考, 具有方言学以及类型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 汉语方言 古丈方言 高元音 擦化

中图分类号: H **文献标识码:** A

1. (一) 概况

高元音擦化是汉语方言语音系统中一个普遍的音变现象, 高元音擦化是高元音继续高化的结果, (朱晓农 2004:441) 当舌面高元音继续高化, 原先已经很窄的高元音气流通道进一步变窄, 如果气流不相应减弱, 层流在通过变窄的孔道时就会变成湍流, 从而产生摩擦。这种现象广见于汉语北部和中部, 分布比较丰富的是在江淮官话、兰银官话、中原官话、晋方言、吴方言及徽方言区等, 其中皖中江淮官话区最为突出。很多学者在方言描写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但专门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比较少, 目前主要集中在对青海、合肥、常州、苏州、山西晋语、文水、西充、祁阳、龙岩的高元音擦化进行研究, 此外还有徐世梁对仓卓藏语的高元音擦化进行的研究, 对擦化的现象、擦化的类型、擦化的成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以后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但是现阶段我们对高元音擦化的认识很不全面, 擦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要对其音变进行准确的描写, 并充分分析论证其产生的原因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 同时它涉及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音变规律, 表现出音变的不平衡性, 要彻底弄清这种现象还需要不断地学习研究。根据所掌握的材料, 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描写型; 二、实验型。目前还存在描写不够全面、分析原因不够充分、实验的参与不够等问题, 总之学术界对高元音擦化这一现象认识不够, 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旨在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 增加一些方言点的材料, 充分利用语音实验的证据, 进一步分析汉语高元音擦化这一音变现象, 为学术界采用多元化和全方位的视角认识和研究这一音变规律提供一些参考。

(1) 概念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虽然是汉语中一个普遍的音变现象, 但很少被人们所知晓, 甚至一度被很多语言研究者所忽视, 即使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也没有认识到其类型学意义, 未引起高度重视。高元音擦化的特点是高元音带有有较强的摩擦性, 主要是指的是高元音 [i]、[y]、[u] 高化到顶后继续高化的结果, 并引起音节内其他成分变化的音变现象, 它

是汉语方言典型的音变形式之一。

(2) 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对于高元音擦化这一现象，早期就有不少学者在描写方言时已经提到，并且详细地描写了这一现象，高本汉(1915)最早科学地对汉语的舌尖元音进行了描述，并创制了现今仍通行的两套音标符号 [ɿ/ʅ, ɿ/ʅ]，赵元任(1928)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并在方言描写是提出了，但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近些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有乔全生(1990)、钱乃荣(1992)等在记录方言时详细描写了擦化的现象，随着方言调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材料显示了高元音擦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语音演变的结果，高元音擦化问题才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代表性研究有伍巍(1995)、石汝杰(1998)、朱晓农(2004)、王双成(2006)、赵日新(2007)、孙宜志(2007)、徐世梁(2007)等，各家对擦化的现象、擦化的成因、擦化的类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十分有益的观点。同时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主要集中在吴语区、徽语区、晋语区、江淮官话区、兰银官话区，零星散步于湘语区、闽语区以及西南官话区。研究的步伐在不断地加快，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材料描写尽可能全面详细准确，分析论证力求有理有据。

目前学者对于擦化的高元音的描写、以及高元音擦化原因的分析各持己见，未形成定论，擦化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语音现象，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对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这一现象认识不充分。

2. (二) 汉语方言的整体研究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现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颇受学界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伍巍(1995)、石汝杰(1998)、朱晓农(2004)、王双成(2006)、赵日新(2007)、孙宜志(2007)、徐世梁(2007)、王仲黎(2009)、凌锋(2010)、杜玄图(2014)等先后对汉语方言中元音擦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研究。伍巍分析探讨了合肥方言中前高元音 [i]、[y] 先高化再前化的原因和机制；石汝杰文详细描写强摩擦元音的发音特征及其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朱晓农文认为汉语方言中舌面元音擦化是舌面元音 [i]、[y]、[u] 高化到顶后继续高化的结果，他称这种现象为“高顶出位”，并归纳了六种高顶出位的模式；王双成文讨论了青海境内方言高元音 [i] 舌尖化的原因和阶段；赵日新文全面检讨了汉语诸多方言中 [i] > [ɿ] 的分布、类型、性质，并指出 [i] > [ɿ] 音变的实质是元音不断高化造成与 [i] 韵母相关的系列变化；孙宜志文探讨了高元音 [i] 擦化对于合肥方言泥来母的影响，说明单元音韵母 [i] 的擦化会直接影响到声母的音值；徐世梁文讨论了青海乐都方言高元音 [i]、[y] 擦化与声母的互动关系；王仲黎讨论了祁阳方言高元音 [i]、[y] 的擦化及其导致的声母变异，并结合实验语音学的证据分析擦化的原因；凌锋用实验的手段对苏州话的高元音摩擦化进行了描写；杜玄图通过与青海、山西等地的高元音擦化进行对比，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西充方言高元音擦化的产生。

(1) 擦化的现象在方言区的分布

主要方言点的研究有：合肥（伍巍 1995，吴波 2006，侯超 2007，孙宜志 2007），西充（杜玄图 2014），祁阳（王仲黎 2009），青海（王双成 2006），绩溪（赵日新 2007），都乐（徐世梁 2007），苏州话（凌锋 2010），山西（张燕来 2006），龙岩（陈筱琪 2012），山西（张燕来 2006，韩沛玲 2009），文水（乔全生 2009），常州话（劲松、瞿蔼堂 2003）等。

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有：王为名、乔全生《[i]>[ɿ]引起的汉语方言音韵结构的共时调整——以声母的舌尖化为例》，吴波《汉语方言舌尖元音[ɿ]的类型》，朱晓农《汉语元音的高位出项》，石汝杰《汉语方言中高元音的强摩擦倾向》等。

(2) 擦化研究的类型

历来学者对于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描写和实验，其中绝大多数是描写，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实验手段才逐渐被运用到研究中来，描写与实验相结合是语言学研究的必经之路。文章将这些研究再具体细分为三类：纯描写，描写和解释，纯解释。

2.1 描写

现象描写型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是指注意到了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现象，并且将这种现象记录下来，不仅是对音值变化的描写，还包括对擦化的类型以及擦化的条件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总结。

2.1.1 纯描写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首先是进行描写，对擦化的分布、类型以及条件进行概括总结。大凡对汉语高元音擦化现象进行的研究，无一不涉及到类型问题，总体上来说汉语方言中的高元音擦化主要是[i]、[y]、[u]的擦化，由于舌位地不断高化使其带有摩擦性，主要是三种类型：[i→ɿ]、[y→ɥ]、[u→v]。关于高元音擦化的条件的研究，总结出擦化的现象并不是没有规律的，发生擦化的韵母主要是单元音韵母，作为介音或者韵尾出现的元音都不会发生擦化，集中见于蟹开三四等、止开三等、遇摄合口一三等；声母则主要是擦音，常见于精、见、晓、影、日组，也有端泥组和帮组，其它声母目前没有发现。即韵母主要是[i]、[y]、[u]，声母主要是[ts, ts, s, tɕ, tɕ, ɕ, ʒ, ø]。如伍巍(1995)《合肥话“-i”、“-y”音节声韵母前化探讨》，石汝杰(1998)《汉语方言中高元音的强摩擦倾向》，吴波《汉语方言舌尖元音[ɿ]的类型》，详细描写了擦化的现象，徐世梁(2007)从都乐方言看元音对声母的影响，赵日新(2007)、张燕来(2006)、乔全生、余跃龙(2009)、韩沛玲(2009)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纯现象的描写。

2.1.2 描写和解释

高元音擦化的研究，在描写基础上的解释也尤为重要，很多学者也尝试着对高元音擦化的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概括总结各家解释汉语高元音擦化的原因无非就是：一是高元音的继续高化会使高元音发生擦化，如合肥方言中齐韵的高化，把止摄推出位；二是复元音的单化；三是为了增加区别度，如[y]的排斥，使[i]必须发生音变以区分不同的读音；四是“初始态”推动。都是一种推拉链的作用，目前学术界更多的观点倾向于推链的作用。如吴波（2006）、赵元任（2004）、王双成（2006）、杜玄图（2014）、顾劲松（2011）、侯超（2007）、劲松、瞿霭堂（2003）、王仲黎（2009）等在现象描写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解释，通过文献资料对比以及语音学知识的推理，有少数加入实验证据，进行现象的解释，相对于纯现象描写的研究方法，显然要更科学更全面。

2.1.3 纯解释

除了纯描写和描写基础上的解释之外，还有个别学者仅仅只是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纯理论的解释研究主要是基于语音学和实验语音的迅速发展，如凌锋（2010）和朱晓农（2004、2005），凌锋主要是通过语音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来说明原因，朱晓农则是利用语音学知识分析擦化的原因；王为名、乔全生（2011）则是分析了汉语方言高元音音变引起的共时调整的原因。目前主流是现象描写与分析解释相结合，相对而言，纯解释的文献数量是最少的。

2.2 实验

语音实验型是指充分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通过语音实验，观察语图，直观地了解擦化高元音的特点，有效避免了人耳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造成的听觉误差，将可听的声音转换为可视的声音，更科学更准确，同时也更有说服力。这种语音手段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语言理论与语音实验的证据相结合是大势所趋。

目前的研究也显示了这样的趋势，上世纪的研究更多的注重描写现象，加之以语言理论和逻辑思维来分析；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慢慢注重实验证据，有些将语音实验作为文章的一种辅助证据，有些则将整个语音实验证据作为分析对象，总之，越来越注重语音实验手段的运用。侯超（2007）《合肥方言高元音实验研究》、王仲黎（2009）《祁阳方言元音擦化研究》、凌锋（2010）《苏州话高元音分析及其成因初探》，吴波（2006）《汉语方言舌尖元音[ɿ]的类型》，王为名、乔全生（2011）《[i]>[ɿ]引起的汉语方言音韵结构的共时调整——以声母的舌尖化为例》等。

3. （三）湖南古丈方言的高元音擦化

古丈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自治州中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古丈归入湘语吉淑片，鲍厚星、陈晖（2007）对湘语进行重新分区，将古

丈划入西南官话，李蓝（2009）在对西南官话进行分区时，古丈属于西南官话湖广片湘西小片。本文所提到的古丈方言主要是指笔者所使用的语言，当地叫客话，属西南官话。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所记载，古丈方言中的前高元音，只有[i]和[ɿ]两种，[p]组、[t]组、[tɕ]组、[l]、[n]和[ø]声母后面的都读[i]，[tɕ]组后面都读[ɿ]。据实际考察发现，[p]组、[tɕ]组、[n]和[ø]声母与[i]相拼时，韵母的实际音值与[i]不一样，明显带有很强的摩擦，但是与[ɿ]的音值也明显不一样，即在[i]和[ɿ]舌位之间存在一个与[i]、[ɿ]完全不一样的音，暂时将它记作[i̯]。从听感上来说，主要是舌位的变化使得摩擦成分增加，从而导致这一音变。同时，这种音变在[y]和[u]中也存在，即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高元音中，但是只发生在单元音韵母中。以往的研究没有重视这种现象，在《湖南方言志》中的吉首方言中没有记载这种现象，李启群《吉首方言研究》一书中提到“零声母在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前，摩擦明显”。实际上，这种现象涉及的声韵母以及地域范围都比较广，通过调查发现，这一现象在湘西几个县市普遍存在，非常值得注意，其方言学和类型学价值值得重视。

(1) 现象描写

本文主要是对古丈方言中的高元音擦化进行描写，这里仅讨论前高元音[i]的擦化。古丈方言中能与[i]配合的声母有：[p, pʰ, b, m, t, tʰ, d, tɕ, tɕʰ, ɕ, dʒ, ts, tsʰ, s, dz, z, l, ø, ŋ]，通过研究考察发现，高元音擦化只发生在单元音韵母中。古丈方言中[p]组、[tɕ]组、[n]和[ø]声母与[i]相拼时，[i]的实际音值明显带有摩擦，听感上与[ɿ]、[i]完全不同，但是在以往的方言记录中，没有提到过这个现象。

根据已有研究发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ɿ]、[ʅ]、[i]都来自中古的蟹开三祭、蟹开三废、蟹开四齐、止开三支、止开三脂、止开三之、止开三微、深开三缉、臻开三质、臻开三迄、曾开三职、梗开三陌、梗开三昔、梗开四锡、梗合三昔。古丈方言中的[ɿ]、[i]主要来自于中古蟹开三祭、蟹开三废、蟹开四齐、止开三支、止开三脂、止开三之、深开三缉、臻开三质、臻开三迄、曾开三职、梗开三陌、梗开三昔、梗开四锡、梗合三昔、止开三微。可见，普通话中的[ɿ]、[ʅ]、[i]与古丈方言中的[ɿ]、[i]所对应的中古韵是一样的，以往的研究简单地将普通话中的[i]与古丈方言的[i]对应，普通话中的[ɿ]和[ʅ]与方言中的[ɿ]对应。

西南官话中的[tɕ]、[tɕʰ]都读作[tɕ]，所以普通话中的[ɿ]、[ʅ]都读[ɿ]。但是古丈方言的[ɿ]与普通话的[ɿ]、[ʅ]，以及古丈方言中的[i]与普通话中的[i]，都不是完全对应的。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古丈方言中，这些中古韵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分化有合并，[ɿ]、[ʅ]合并为[ɿ]，[i]中分化出了一个强摩擦的[i̯]。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对应关系存在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古丈方言中在[ɿ]、[i]之间分化出一个舌位较前且带有摩擦的音[i̯]。古丈方言前高元音与中古韵的对应关系，通过调查对比总结如下表：

表 1:

普通话	中古音	古丈方言	中古音
	蟹開三祭（去）		蟹開三祭（去）

i	蟹開三廢（去）	i	蟹開三廢（去）
	蟹開四齊（平上去）		蟹開四齊（平上去）
	止開三支（平上去）		止開三支（平上去）
	止開三脂（平上去）		止開三脂（平上去）
	止開三之（平上去）		止開三之（平上去）
	止開三微（平上去）		深開三緝（入）
	深開三緝（入）		臻開三質（入）
	臻開三質（入）		臻開三迄（入）
	臻開三迄（入）		曾開三職（入）
	曾開三職（入）		梗開三陌（入）
	梗開三陌（入）		梗開三昔（入）
	梗開三昔（入）		梗開四錫（入）
	梗開四錫（入）		
	梗合三昔（入）		
	ɿ		
		梗開三昔（入）	
		梗開三陌（入）	
		梗合三昔（入）	
		曾開三職（入）	
止開三支（平上去）		臻開三質（入）	
止開三脂（平上去）		臻開三迄（入）	
止開三之（平上去）		深開三緝（入）	
		止開三支（平上去）	
		止開三脂（平上去）	
		止開三之（平上去）	
ɿ	蟹開三祭（去）	ɿ	
	蟹開三廢（去）		
	蟹開四齊（平上去）		曾開三職（入）
	止開三支（平上去）		梗開三昔（入）
	止開三脂（平上去）		臻開三質（入）
	止開三之（平上去）		深開三緝（入）
	深開三緝（入）		止開三支（平上去）
	臻開三質（入）		止開三脂（平上去）
	臻開三迄（入）		止開三之（平上去）
	曾開三職（入）		蟹開三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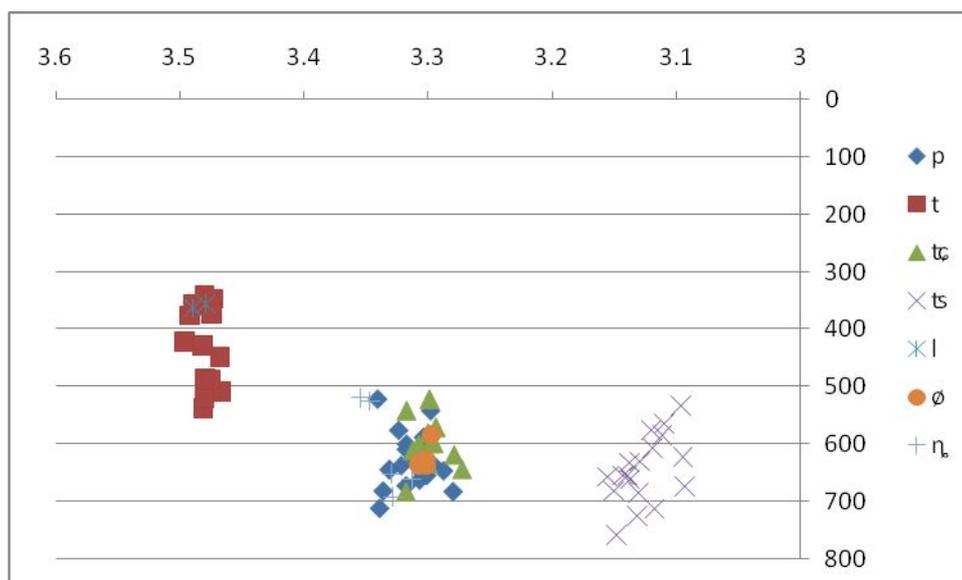
	梗開三陌 (入)		
	梗開三昔 (入)		
	梗開四錫 (入)		

(2) 实验

随着实验语音学的迅速发展,实验语音学证据成为描述语音现象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上文中提到在[ɿ]、[i]之间增生了[ɿ],仅仅通过语音材料从听感上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科学,不具有说服力的,所以文章将使用声学元音图来直观地展示这三类音的舌位的明显区别。

根据汉语声韵母配合规律,古丈方言[ɿ]、[i]、[ɿ]的分布特点,将声母分为七组:[p, p^h, b, m]、[t, t^h, d]、[tɕ, tɕ^h, ɕ, dʒ]、[ts, ts^h, s, dz, z]、[l]、[∅]、[ŋ]进行字表的制作,共使用例子75个;然后使用斐风软件对发音人进行录音,再通过praat软件对录音材料进行分析,提取每一个录音材料中间50毫秒的语音段,测量其F1和F2(即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尽量选取平行规整且中间无乱纹的语音段);最后进行声学元音图的描绘,横坐标是取F2的对数值(1gF2),纵坐标是F1的值,得出的结果如下:

图1 古丈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古丈方言中与声母[p, p^h, b, m]、[tɕ, tɕ^h, ɕ, dʒ]、[∅]、[ŋ]相拼的[i],和与声母[t, t^h, d]和[l]相拼的[i],以及与声母[ts, ts^h, s, dz, z]相拼的[ɿ]的舌位是完全区分的,处在[ɿ]和[i]的中间位置,是过渡地带。

文章采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对泸溪和保靖的方言进行实验分析,对比能够明显看出两者的区别。根据当地方言的声韵配合的规律,以及实验的需要,将泸溪的声母分成五组:[p, p^h, b]、[t, t^h, d, l]、[tɕ, tɕ^h, ɕ, dʒ, ∅]、[ts, ts^h, s, dz]、[ʃ, ʃ^h, ʂ, ʒ],制作这五组声母与[i]或[ɿ]、[ɿ]韵母相拼的字表,通过相同的实验方法,得出的声学元音图如图2。

将保靖的声母分为四组：[p, p^h, b]、[t, t^h, d, l]、[tɕ, tɕ^h, ɕ, dʒ, ʐ]、[tʂ, tʂ^h, ʂ, dʒ, z]，采用同样的实验方法，得出的声学元音图如图 3。

图 2 泸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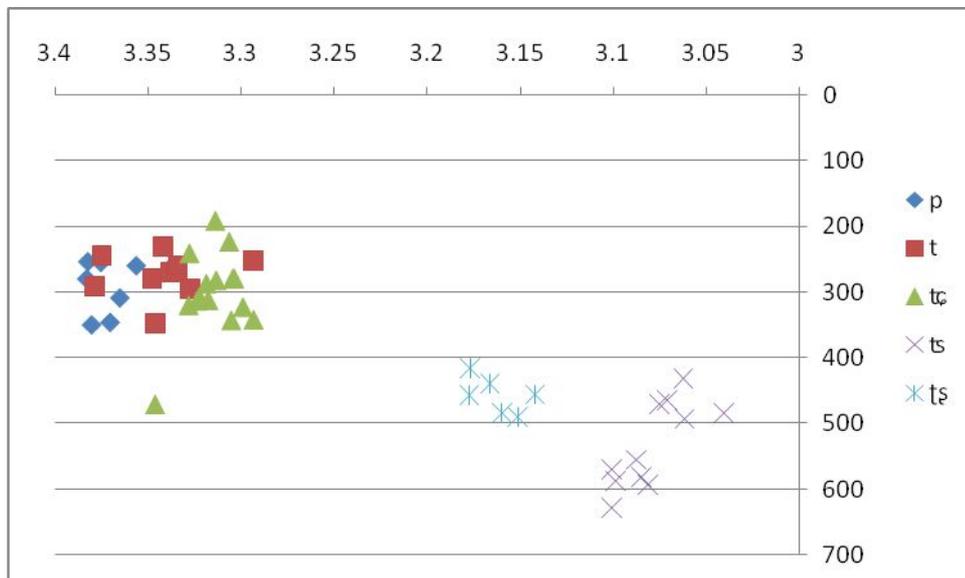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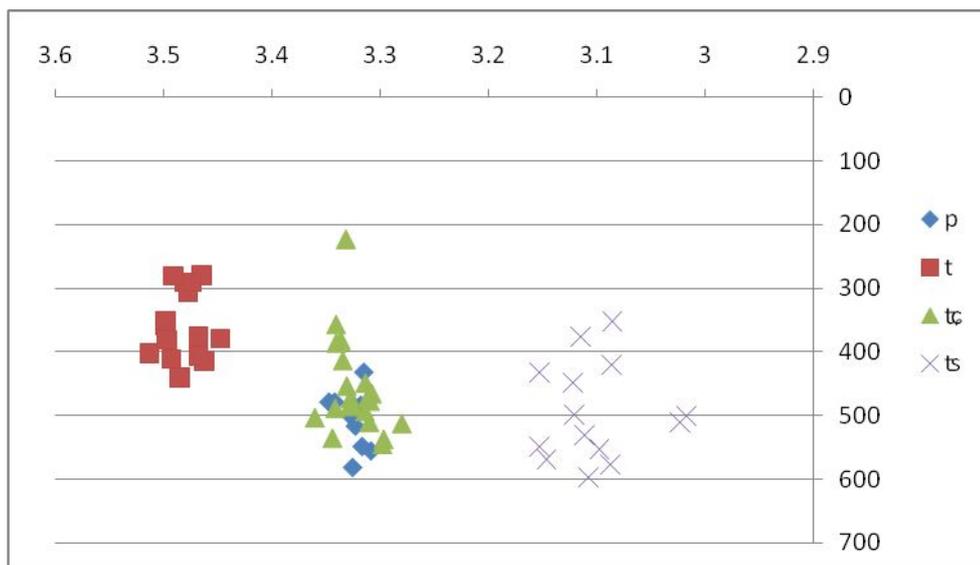


图 3 保靖



如上图所示，图 2 中的舌位有明显分化的就只有 [p] 组、[t] 组、[tɕ] 组和 [tʂ] 组以及 [tʂ] 组的，[p] 组、[t] 组和 [tɕ] 组是杂乱地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泸溪方言跟普通话一样，只有 [i]、[ɨ] 和 [ɯ] 的区别，中间没有增生如图 1 和图 3 里中间过渡阶段的音位变体。图 3 中保靖方言的实验结果明显呈现出三个完全不同的舌位图，[p] 组和 [tɕ] 组集中在中间，[t] 组和 [tʂ] 组分布于两端，即在 [i] 和 [ɨ] 之间有一个特殊的音的存在，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i̯]。这种现象还存在于其他几个县，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类特殊的音变现象。

在以往的方言调查描写中，这种现象都被忽略不计，本文通过描写分析以及语音实验的证据，可以肯定有这样一个不同于舌面元音 [i] 和舌尖元音 [ɨ] 的音 [i̯] 的存在，自成一体，理

应是一个独立的音位或音位变体，非常值得被重视，具有方言学和类型学价值。

(3) 现象定性

通过实验证明了这种音变确实存在于古丈方言中，至于该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定性，笔者认为不应草率下定论。学者在对类似现象进行描述时，也是各执一词，有些学者直接描写为“舌尖化”，如：杜玄图（2014）、韩沛玲（2009）、劲松、瞿霭堂（2003）、王双成（2006）、张燕来（2006）、徐世梁（2014）、孙宜志（2007）、吴波（2013）、乔全生、余跃龙（2009）、徐世梁（2007）；有些描写为“擦化或摩擦化”，如：陈筱琪（2012）、冯法强（2013）、顾劲松（2011）、侯超（2007）、胡方（2007）、王为名、乔全生（2011）、凌锋（2010）、刘俐李（2008）、石汝杰（1998）、伍巍（1995）、王仲黎（2009）；还有个别描写为“摩擦-舌尖化”，如：吴波（2006）、朱晓农（2004）；甚至也有定义为“高化”的，如：朱晓农（2005）、赵日新（2007）。

文中所描写的古丈方言的这种音变现象，从听感上来说，没有舌尖化，从图 1 中也能够看出来，这种特殊的音没有与舌尖元音[ɿ]的舌位重合，甚至是明显的区分开了；“高化”的说法也不适用于古丈方言，[ts, tsʰ, s, dz, z]组后面都是读[ɿ]，这种现象主要是发生在普通话读[i]的[p, pʰ, b, m]、[tɕ, tɕʰ, ɕ, dʒ]、[ø]、[ɲ]组，[i]相对于[i]，舌位并没有变得更高，从图 1 中观察到，[i]的舌位比[i]低，而且在它的后面；就摩擦化程度而言，从听感上来说，相对于舌面元音[i]，它的摩擦成分有明显的增加。所以文章认为将古丈方言中的这种现象定义为高元音的擦化，目前相对而言是最合适的。下面将从实验角度分析这样定义的合理性。

通过对录音材料的[p, pʰ, b, m]组和[t, tʰ, d]组进行中间 50 毫秒语音段的 HNR（Harmonics-to-Noise Ratio 谐噪比）的测量发现，从整体上来说两组的 HNR 的值差异明显，经过 T-检验，证实两组例字在中间段的谐噪比是有显著差异的。

表 2

t-检验：成对双样本均值析		
	变量 1	变量 2
平均	1.730594	5.33155
方差	4.111317	5.004694
观测值	13	13
泊松相关系数	-0.05053	
假设平均差	0	
df	12	
t Stat	-4.19598	
P(T<=t) 单尾	0.00062	
t 单尾临界	1.782288	
P(T<=t) 双尾	0.001241	

t 双尾临界	2.178813
--------	----------

(注：表中变量 1 是[t, t^h, d]组的，变量 2 是[p, p^h, b, m]组的)

由于中间段测量的主要是较为稳定的主要元音的谐噪比，即[i]和[ī]的谐噪比有明显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i]和[ī]的摩擦程度不一样，如表 2 中的数据所示，[p, p^h, b, m]组中的[ī]的摩擦明显比[t, t^h, d]组中的[i]要强。

关于这种现象的名称，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舌尖化”和“擦化”，由于各家关于这种音变现象的描写侧重点不一样，而且没有语音材料供参考，所以笔者认为最为合适的“擦化”目前是相对于古丈方言而言的。只有通过大量的语音材料进行实验分析，才能对整个汉语方言的这种音变进行定性。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所描写的语音特征，以及专家学者发表的论文，可以推测是一种音变现象的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方式的表现，绝大多数都提到这种现象是有摩擦成分的加入。

综上所述，古丈方言中的这种音变暂时可以认为是擦化现象，而且汉语方言高元音的音变也应该更倾向于“擦化”，不过其准确性有待考究，笔者认为目前定义为“擦化”更为合理，在行文过程中仍将其称为擦化。

4. 总结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是现象描写，原因解释和实验分析这三方面，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清晰明确了，这一现象的研究仍任重道远，目前对这种研究还是不够的，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高元音擦化现象在整个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各方言高元音擦化的类型和条件的异同以及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高元音擦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目前相对来说最为学术界所接受的推拉链作用，但是推力和拉力是什么？是否所有的擦化都有这样的推拉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

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是一种语音现象，对其进行充分地描写和分析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种音变现象，发现并且描述认识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总结这种语音规律，不仅能更加客观准确地描写方言，了解语音演变的脉络，而且对于语言类型学研究、方言学研究以及语言亲属关系的探索等提供参考，同时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有利于还汉语一个活生生的发展历史。任何一种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都是对汉语史空白的补充，有利于加深对汉语的理解和认识，便于汉语的学习和研究。语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高元音擦化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汉语中，对汉语高元音擦化的研究也是人类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确实有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本文分作三部分进行陈述：第一部分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述，解决了什么是高元音擦化，以及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问题的提出和发展历程；第二部分描述的是对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现象的研究状况，穷尽性搜集有关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的材料，对各家关于高元音擦化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将各研究进行概括分类，了解了目前的研究分布的范围，以及研究所

采用的方法（描写和实验）；第三部分是结合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的研究，笔者对自己母语中存在的高元音擦化现象的初步的研究，通过对现象的描写，并结合语音实验来分析这种现象，同时对于学术界关于这种现象的命名各持己见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母语中存在的现象，结合实验分析，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定性，认为汉语方言中存在这种音变现象目前最适合的名称应该是“擦化”。这种现象在湘西自治州广泛存在，由于笔者精力有限，未能一一进行详细调查研究，这也是今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将这些地区存在的共同现象进行研究，更具有科学价值。

总之对于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的研究，将向着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描写和解释的过程中加入直观、科学的语音实验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流。随着研究广度的扩展以及研究深度的挖掘，对高元音擦化的研究将会变得更明晰，本文对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研究进行综述，并以古丈方言高元音擦化为切入点对这个语音现象进行的描写和解释，以期索隐发微，能为学术界采用多元化和全方位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汉语方言高元音擦化这一音变规律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 [1] 鲍厚星, 陈晖.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 [J]. 方言, 2007 (3) :250-259.
- [2] 鲍厚星, 颜森. 湖南方言分区 [J]. 方言, 1986 (4) :273-276.
- [3] 陈筱琪. 龙岩闽南话的韵母链动 [J]. 龙岩学院学报, 2012 (1) :56-61.
- [4] 陈筱琪. 客语高元音的擦化音变与闽客接触时的规律变化 [J]. 清华学报, 2012 (4) :733-775.
- [5] 杜玄图. 论西充方言“舌面前高元音舌尖化”现象的产生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3 (7) .
- [6] 冯法强. 青海卓仓藏语、乐都汉语与江淮官话元音擦化现象比较探讨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3, 45 (4) .
- [7] 顾劲松. 苏北江淮官话古阴声韵字收 m 尾现象考察 [J]. 语言科学, 2011, 10 (4) .
- [8] 侯超. 合肥方言高元音实验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 [9] 胡方. 论宁波方言和苏州方言前高元音的区别特征——兼谈高元音继续搞化现象 [J]. 中国语文, 2007 (5) .
- [10] 韩沛玲. 山西方言中的非常态舌尖元音韵母 [J]. 语言科学, 2009, 8 (4) .
- [11] 劲松、瞿霭堂: 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 [J]. 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
- [12]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 [J]. 方言, 2009 (1) :72-87.
- [13] 李蓝, 张振兴, 黄雪贞等. 《中国语言地图集》 [M]. 香港: 香港朗文出版社, 1987.
- [14] 李启群. 吉首方言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15] 凌锋. 苏州话高元音分析及其成因初探 [J]. 中国方言学报, 2010 (2) .
- [16] 刘丹青.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三种模式 [J]. 中国方言学报, 2006 (1) :87-106.
- [17]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 [18] 刘俐李. 论中亚东干语的去语法化音变 [J]. 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 2008.
- [19] 钱乃荣. 当代吴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20] 乔全生. 文水方言百年来的元音高化 [J]. 山西大学学报, 2009, 32 (3)

- [21] 乔全生、余跃龙. 文水方言百年来的元音高化[J]. 山西大学学报, 2009 (3) :47-50.
- [22] 石汝杰. 汉语方言中高元音的强摩擦倾向[J]. 语言研究, 1998(1).
- [23] 吴波. 合肥话“-i”、“-y”音节声韵母前化再探[J]. 合肥学院报, 2006, 23 (4) .
- [24] 吴波. 汉语方言舌尖元音[ɿ]的类型[J]. 语言研究集刊, 2013 (1) .
- [25] 伍巍. 合肥话“-i”、“-y”音节声韵母前化探讨[J]. 语文研究, 1995 (3) .
- [26] 王为名、乔全生. [i]>[ɿ]引起的汉语方言音韵结构的共时调整—以声母的舌尖化为例[J]. 晋中学院报, 2011, 28 (2) .
- [27] 王双成. 青海方言元音[i]的舌尖化音变[J]. 中国语文, 2006 (4) .
- [28] 王仲黎. 祁阳方言元音擦化研究[J]. 南开语言学报, 2009 (1) .
- [29] 徐世梁. 卓仓藏语中的元音高化和高顶出位[J]. 语言科学, 2014, 13 (1) .
- [30] 徐世梁. 从都乐方言看元音对声母的影响[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7, 33 (4) .
- [31] 赵日新. 汉语方言中的[i]>[ɿ] [J]. 中国语文, 2007 (1) .
- [32] 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28.
- [33] 张燕来. 山西晋语舌面高元音的舌尖化[J]. 语文研究, 2006 (1) .
- [34] 朱晓农.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J]. 中国语文, 2004(5):440 -451.
- [35] 朱晓农. 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J]. 民族语文, 2005 (1) : 1-6.
- [36] 孙宜志. 合肥方言泥来母今读[z]声母现象的探讨[J]. 中国语文, 2007 (1)

The Frictionization Research on High Vowels of Chinese Dialects

Meiyan Lo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stitute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Frictionization of high vowel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sound change system in Chinese dialect, many scholars has mad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on the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phenomenon is not enough, a lot of problems need scientific norms, and in-depth stud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is phenomenon exist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with the Guzhang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materials, descript the phenomenon and add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is kind of change . It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peech sound change, and has dialect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value.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 Guzhang Dialect, High vowels, Frictionization

作者简介(可选):(内容字号:楷体小五)

